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总探声息头领

戴宗

徐卫庆
吴根林

编写

一百零八将

水浒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水浒传一百零八将故事②⑦

(总探声息头领)

神行太保戴宗

徐卫庆 编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
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涿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(总策划)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县 003 半登落(京)

目 录

一、义聚梁山泊	(1)
二、路邀六豪杰	(41)
三、智赚入云龙	(50)
四、计传招安讯	(75)
五、漫漫功名路	(81)
六、声声血泪言	(102)

戴宗，江州人。重义气，喜结交江湖好汉，初为江州两院押牢节级。因有异术能日行八百里，被人唤作“神行太保”。为救宋江传假书信，被奸人识破，身陷死囚牢。后被梁山泊好汉劫法场救出，入伙梁山泊。被封为总探声息头领。来往各地，通报军情消息，因而使宋江赢得多次战斗的胜利。

一、义聚梁山泊

江州城外，牢城营里点视厅上。

“这贼配军！”戴宗叫差人搬条凳子，在厅前怒冲冲坐下。

“也不知是倚仗谁的势力，到来足足半个月了，竟敢不来拜访我！连一点起码的人情规矩简直也要让他破了！”戴宗怎么也按捺不下胸中的怒火，大喝了一声：“传新到囚徒！”

牌头眨眨眼，领宋江上去。人还没站稳，戴宗就劈面骂道：“你吃豹子胆啦！黑面贼！仗着谁的狗势，不送常例钱给我？”

宋江平平地说道：“人情，人情，在人情愿。你怎么可以逼取人财？好小气相。”

两边看的人听了，都替宋江倒捏着一把汗。

戴宗大怒：“贼配军胆敢如此无礼，颠倒说我小气！那兜

驮的，与我背起来，先打100讯棍。”

两边营里众人都已和宋江要好，听说要打，一哄都走了，只剩下宋江和戴宗。戴宗一见，益发忿怒，掙过讯棍，亲自来打。

宋江说：“节级，你要打我，我有何罪？”

戴宗说：“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的行货，轻咳嗽便是罪过。”

宋江说：“你就是要寻我过失，也到不得该死。”

戴宗说：“你说不该死就不该死？我要结果你就如打死一只苍蝇。”

宋江冷笑道：“我因不送常例钱便该死，那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该怎么办？”

戴宗一听，慌忙丢了手中讯棍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宋江又说：“我问你，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究竟该怎么办？”

戴宗慌了手脚，拖住宋江问：“你究竟是谁？哪里得这话？”

宋江笑道：“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。”

戴宗吃了一惊，连忙作揖说：“哦！原来兄长就是及时雨宋公明。此地不是说话处，未敢下拜。走，同往城里叙怀，请兄长便行。”

宋江说：“好，节级少待，等宋江锁了房门便来。”

宋江慌忙到房里取了吴用的信，自带了银两，出来锁上房门，吩咐牌头看管，便和戴宗离了牢城营，奔入江州城中，来到一个临街酒肆中上楼坐下。戴宗问：“兄长在什么地方见过吴学究？”宋江从怀中取出书信来，递与戴宗，戴宗拆开看后，纳头便拜。宋江慌忙还礼：“兄弟，适才言语冲撞，休怪，

休怪。”

戴宗说：“前些日，小弟只听说有个姓宋的发下牢城营。往常，凡是发来的配军，常例送银五两，今番已足足半月，还不见人影。今天是个闲暇日子，便亲自来讨，不料是仁兄。刚才言语冒渎了哥哥，万望恕罪！”

宋江说：“这些天，差拨也曾经常说起兄弟大名，宋江有心要拜识尊颜，又不知去处，又无理由进城，特地只等尊兄下来，要与足下相会一面，以此耽误日久。不是舍不得银子，而是有意让尊兄自来，故意拖延，今日终于幸会，足慰平生之愿。”

当下戴宗、宋江说罢了来情去意，两人俱各大喜。两人坐在阁子里，叫那卖酒的过来安排酒果、肴馔、菜蔬，就在楼上饮酒。宋江诉说一路上遇着许多好汉，众人相会的事，戴宗也倾心吐胆，把和吴学究相交往的事，说了一遍。

两个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，才饮得两三杯酒，只听楼下喧闹起来。小二连忙走进阁子里对戴宗说：“院长，这个人别人无法，只有你才能劝得他，怎么样，帮个忙吧！”

戴宗说：“楼下闹的是谁？”

小二说：“便是时常同院长一起的那个唤铁牛的李大哥，在底下寻主儿借钱。”

戴宗笑道：“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，我以为是谁。兄长少坐，待我下去叫他上来。”

戴宗起身下楼，不多时，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来。宋江一见，吃了一惊，便问：“院长，这大哥是谁？”

戴宗说：“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，姓李，名逵，籍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。本身有一个异名，唤做黑旋

风李逵。他乡里都唤他李铁牛。因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来，虽遇赦宥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还乡。因为他脾性不好，许多人都怕他。他会使两把板斧，还会拳棍，现今在此牢里干事。

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：“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谁？”

戴宗对宋江笑道：“押司，你看他这样粗鲁，全然不识体面。”

李逵说：“现在我已经问你，怎么粗鲁？”

戴宗说：“兄弟，你要说‘请问这位官人是谁？’这就对了！可你偏说‘这黑汉子是谁？’这不是粗鲁，还是什么？让我来告诉你，这位仁兄，就是平常你说要相投的义士哥哥。”

李逵道：“他就是山东及时雨宋江？”

戴宗喝道：“呔！你这厮敢如此犯上，直言叫唤，全不识高低，还不快下拜等到何时？”

李逵道：“若真是宋公明，我就下拜，如若是别人，我拜他干什么？节级哥哥，不要骗我下拜了，你却笑我！”

宋江说：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

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那爷，你何不早些时候说，也教铁牛高兴！”话没说完，扑翻身便拜。

宋江连忙答礼：“壮士大哥请坐。”

戴宗说：“兄弟，来，你坐到我身边吃。”

李逵说：“这盏太小，换个大碗。”

宋江问：“却才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？”

李逵说：“我有一锭大银，化成十两小银使用了。要向这主人家挪借十两银子去赎那大银出来，就还他。可这鸟主人不肯借，正准备与那厮敌对，打得他家粉碎，却被大哥叫了上来。”

宋江说：“只用十两银子，还要利钱吗？”

李逵说：“利钱已经有了，只要十两本钱。”

宋江听罢，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拿给李逵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拿去赎。”戴宗要阻拦时，宋江已经把钱拿出来了。李逵接过银子，说：“好！好！两位哥哥在这里等一等，我赎了银子便来还。就和宋大哥在城外吃碗酒。”宋江道：“且坐一坐，吃几碗再去。”

李逵说：“不！我去了便来。”说完推开帘子，下楼去了。

戴宗说：“兄长，你这银子借差了。刚才小弟正要阻拦，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宋江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戴宗说：“这厮虽然耿直，可是贪赌好酒，他什么时候能有一锭银子拿去化解？兄长这个银子被骗去了。他慌忙出门，必定去赌，若有赢时，便会来送还哥哥，要是输了，到哪里去拿这十两银子还你？”

宋江笑道：“院长尊兄何必见外，量这点银子，何足挂齿？由他输去吧！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。”

戴宗道：“这厮本事是有，只是心粗胆大不好。在江州牢里时，只要一吃醉，他对罪人倒没什么，却专打强硬的牢子。常常被他连累的苦。他专门路见不平，好打强汉，所以江州满城人都怕他。”

宋江说：“这样的人难得。我们再饮两杯，到城外去转一转。”

戴宗说：“小弟忘了，本也该带兄长看看江景。”

宋江道：“如此正合我意。有劳兄弟相陪。”两人付了酒钱，下楼而去。

再说李逵得了银子，想道：“难得宋江哥哥，又不曾和我深交，随手就借我十两银子，果然仗义疏财，名不虚传。如今来到这里，却恨我这几日赌输了，没有钱做东请他。如今有他十两银子垫底，且先拿去博一博，若能赢来，便能做好汉请他。”

当时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到小张乙赌房里，便去场上将这十两银子撒下，叫道：“把宝拿过来让我做！”这小张乙知道李逵从来都是直赌，就劝他：“大哥，先暂时歇一歇，等下注再让你做。”李逵说：“不！我就要赌这一博。”小张乙说：“那么，你先旁猜吧！”李逵说：“我不旁猜，只要博这一博，五两银子做一注。”那些一般赌的，正待要押，却被李逵一把夺过宝盒，叫道：“我做，谁押？”小张乙说：“就博我五两银子吧！”李逵叫一声，叭嗒一开，不着。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去。李逵叫道：“我的银子是十两。”小张乙说：“那么，你再博我五两，快，还你这锭银子。”李逵拿出宝盒，叭嗒一下，又不着。小张乙笑道：“我说，你不要拿去做，先歇一歇。怎么样？现在连输了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这银子是别人的。”小张乙说：“不管是谁的，也没有用了。你既然输了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李逵说：“没办法，你先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来还你。”小张乙道：“你说什么闲话？自古赌场上无父子。你明明白白地输了，如何倒来争执？”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，口里喝道：“你们还我不还？”小张乙说：“李大哥，平常你是最赌直的，今天如何这般没有志气？”李逵也不答理他，便到地下掳了银子，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，都搂在布衫兜里，睁起双眼道：“老爷平常最赌直，今日暂时不直一次。”小张乙急待向前夺时，被李逵一拳打了一跤。十二三个赌博的一齐上，来夺那

银子，被李逵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打得这伙人无处躲。李逵出得门来，那伙人随后赶出来，又都不敢近身，只站在口喊：“李大哥，你如何不讲道理，把大家的银子都抢去！”

李逵正走得急，听得背后一人赶上来，扳住肩膀喝道：“你这厮怎可抢掠别人的银子？”

李逵口里应道：“干你鸟事！”回过脸来一看，却是戴宗，背后立着宋江。

李逵见了，满面惶恐说：“哥哥休怪，铁牛平常都是赌直，今日不想输了哥哥的银子，又没有钱来相请哥哥，猴急了，才做出这些不当做的事来。”

宋江听了，大笑道：“贤弟但要银子用时，只顾来问我讨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输与他了，快拿来还他。”

李逵只得把银子从布衫兜里取出来，都递在宋江手里。宋江便叫过小张乙来，都付与他。小张乙说：“二位官人在上，小人只拿了自己的，这十两原银，虽是李大哥两博输与小人，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，省得记了冤仇。”

宋江道：“你只顾拿去，不要惦记。”小张乙哪里肯要。宋江问：“他可曾打伤你们？”小张乙道：“讨头的，把门的，拾钱的，都被他打倒在地上。”宋江说：“既然是这样，就拿给他们做息钱，这兄弟第二次不会来了，我会对他说的。”小张乙收了银子，拜谢回去。

宋江道：“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，是唐朝白乐天古迹。我们去亭上酌三杯，顺便观江景如何？”宋江说：“好，那么得带点菜肴去。”戴宗说：“不用，如今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。”宋江说：“这样很好。”当时三人便往琵琶亭上来。到亭上一看，一边靠着浔阳江，一

边是店主人家的房屋。琵琶亭上有十几副座头，戴宗拣一副干净的，让宋江坐了首座，自己坐了对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三人坐定，便叫酒保铺下菜蔬、果品、海鲜。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——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，开了泥头。宋江观那江景，景致非常：只见云外遥山耸翠，江边远水翻银。隐隐沙汀，飞起几行鸥鹭；悠悠小蒲，撑回数只鱼舟。翻翻雪浪拍长空，拂拂凉风吹水面。紫霄峰上接穹苍，琵琶亭半临江岸。四围空阔，八面玲珑。栏杆影浸玻璃，窗外光源玉壁。昔日乐天声价重，当年司马泪痕多。

当时三人坐下，李逵说：“俺们用大碗吃酒吧！省得小盏麻烦。”戴宗喝道：“兄弟只顾喝酒吧，我会划算。”宋江吩咐酒保：“这样吧，我俩面前放两只盏子，这位大哥面前放个大碗。”酒保应了，下去取只碗来，放在李逵面前，一面筛酒，一面铺肴饌。李逵笑道：“真个好宋哥哥，便知做兄弟的性格，结拜得你这位哥哥，也不枉了。”酒保斟酒，连筛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见了这两人，心中欢喜，吃了几杯，忽然心里想要辣鱼汤吃，便问戴宗道：“这里有好鲜鱼么？”

戴宗笑道：“兄长，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，这里正是鱼米之乡，如何没有鲜鱼？”

宋江说：“能得辣鱼汤醒酒最好。”戴宗便唤酒保，叫造三份加辣点红白鱼汤来。倾刻送了汤下来，宋江看见道：“美食不如美器，虽是个酒肆，器皿却好齐整。”拿起筷子来，相劝戴宗、李逵呷了几口鱼汤。李逵也不用筷子，使用手去碗里捞起鱼来，连骨头都嚼吃了。宋江看见，忍不住笑，呷了两口汁，便放下筷子不吃了。戴宗说：“兄长，这鱼是腌过的，不中仁兄之意。”宋江说：“我说怎么不鲜呢！本来我凡酒后，

总爱用鲜鱼汤醒酒。原来，这鱼是腌的。”

戴宗说：“我也不喜欢，腌过的，味道就差了。”李逵嚼了自己碗里的鱼，便说：“两位哥哥不爱吃，让我替你们吃了吧。”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捞过来吃了，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吃了，点点滴滴淋了一桌子汁水。

宋江见李逵把三碗鱼汤和骨头都嚼吃了，便叫酒保来吩咐道：“我这位大哥想是饿了，你可去切二斤大块肉来给他吃，呆会儿一块儿算钱还你。”酒保说：“小人这里只卖羊肉，却没有牛肉，要肥羊尽有。”李逵听了，便把鱼汁劈脸朝酒保泼去，淋了那酒保一身。

戴宗喝道：“你又做什么？”

李逵应道：“难忍这厮无礼，欺负我只吃牛肉，不卖羊肉给我吃。”

酒保道：“小人只问一声，又未曾多话。”

宋江说：“你去只顾切来，我自还钱。”

酒保忍气吞声去切了二斤羊肉，连盘子放在桌上。李逵见了，也不谦让，大把大把抓着吃，瞬间把二斤羊肉全吃了。宋江看了说：“壮哉，真好汉也！”李逵道：“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，吃肉却强似吃鱼。”

戴宗叫酒保来问道：“刚才鱼汤，佐料十分齐整，可鱼是腌的，不中吃。别的鲜鱼有吗？另做些辣汤来，与我这位官人醒酒。”

酒保答道：“不瞒院长说，这鱼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鱼还在船内，卖鱼主人未来，渔人不敢自己卖鱼，因此未有鲜鱼。”

李逵跳将起来：“我自去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。”

戴宗说：“你不要去，就央酒保去要几尾来就是。”

李逵说：“船上臭打鱼的，敢不给我吗？”戴宗阻拦不住，李逵便走了。戴宗对宋江说：“兄长休怪小弟引这等人来相会，全没些个体面，惹得人前羞辱。”

宋江说：“他是这样的性格，改不了的。我倒敬他真实不假。”两人自在琵琶亭上说笑取乐。

却说李逵走到江边看时，见那渔船一字排着，约有八九十只都缆系在绿杨树下。船上渔人，有斜枕着船梢睡的，有在船头上结网的，也有在水里洗浴的。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一轮红日，将及沉西，不见主人来开舱卖鱼。李逵走到船边，喝一声道：“你们把船上活鱼拿两尾来给我。”那渔人应道：“我们等不见贩鱼的主人来，不敢开舱。你看，那行贩都在岸上等着哩！”李逵道：“等什么鸟主人！先拿两尾鱼来给我。”那渔人又答道：“纸也未曾烧，如何敢开舱？哪里先拿鱼给你？”李逵见众人不肯拿鱼，便跳上一只船去，渔人哪里抵挡得住。李逵不知道船上的事，只顾把竹笆箴一拨，渔人在岸上苦叫：“完了！”李逵伸手去舱板底下掏摸了一会。那里面正有一舱鱼藏着。原来，那大江里的渔船，船尾开半截大孔，放江水出入，养着活鱼，却用竹笆箴拦住，以此船舱里活水出入，养放活鱼，因此江州有好鲜鱼。这李逵不知道，倒先把竹笆箴提起了，将那一舱活鱼都放走了。李逵又跳过那边船上去拔那竹箴，那七八十渔人都奔上船，用竹篙来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起来，便脱下布衫，里面单系着一条棋子布手巾儿，见那乱竹篙打来，两只手一架早抢了五六条在手里，象扭葱般都扭断了。渔人看见，尽吃一惊，却都去解了缆，把船撑开去。李逵忿怒，赤条条地拿两截折竹篙，上岸来赶打小贩，小贩都乱纷纷地挑了担急走。

正热闹时，只见一个人从小路走过来。众人看见叫道：“主人来了，这黑大汉在此抢鱼，都赶散了渔船。”那人道：“什么黑大汉，敢如此无礼！”众人用手指道：“那厮兀自在岸边寻人厮打。”那人抢将过去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吃了豹子心、大虫胆，也竟敢来搅乱老爷的道路！”

李逵看那人时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纪，三绺掩口黑髯，头上裹顶青纱万字巾，上穿一件白布衫，腰系一条绢搭膊，下面青白皂脚，多耳麻鞋，手里提杆秤。那人正来卖鱼，见了李逵在那里横七竖八打人，便把秤递给行贩接了，赶上前来大喝道：“你这厮要打谁？”李逵也不回话，抢过竹篙，向那人便打。那人抢入去，早夺了竹篙。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头发，那人奔他下三面，怎敌李逵水牛般的力气，一直不能够拢身。那人便朝李逵肋下打几拳，李逵哪里在意！那人又飞起脚来踢，李逵把他的头按下去，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往那人脊梁上擂鼓似地猛打。那人怎能挣扎？李逵正打得欢，一个人在背后把他劈腰抱住，一个人又挡住拳头，喝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李逵回头一看，见是宋江、戴宗。李逵便放了手，那人略得脱身，一道烟走了。

戴宗埋怨李逵说：“我教你休来讨鱼，你又在这里和人厮打。倘或一拳打死了人，你不去偿命坐牢？”李逵应道：“你怕我连累你，我自己打死人，我自己会担当！”

宋江道：“兄弟休要斗嘴，拿了布衫，且去喝酒。”李逵到柳树根头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跟了宋江、戴宗便走。

刚走十几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骂：“黑杀才回来，今番和你见个输赢。”李逵回转头一看，还是那人，脱得赤条条的，匾扎起一条水裤儿，露出一身雪似白肉，头上除了巾帨，显

出那个穿心一点红俏髻儿，在江边独自一个用竹篙撑着一条渔船赶过来。那人一直把船拢过来，凑在岸边，一手用竹篙点定了船，口里大骂着。李逵也骂道：“有本事上岸来。”那人用竹篙往李逵腿上便搠，撩拨得李逵性起，托地跳上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人忙把竹篙往岸边一点，双脚一蹬，那只渔船似狂风飘败叶，箭一样朝江心飞去。李逵虽然也识一点水性，但却平平，顿时慌了手脚。那个人停止了叫骂，撇了竹篙，叫声：“来，今天和你见个输赢。”便抓住李逵胳膊：“先吃几口水吧！”说着，晃动双脚，船底朝天，两人扑通一声，翻下水去。

戴宗、宋江急急赶至江边，那船已经翻在江里，两人只在岸上叫苦。江岸边早拥上三五百人，在柳树荫下看，都说：“这黑大汉今番着了道儿，能挣扎得性命，也喝一肚子水了。”戴宗扶住宋江，只见江面开处，那人把李逵提起来，又淹下去，两个在碧波的衬托下，一个浑身漆黑，一个遍体银霜，两个打做一团，绞成一块，江岸上三五百人无不喝彩。

当时，戴宗和宋江看见李逵被那人在水里揪住，浸得只翻白眼，提起来，浸下去，提起来，浸下去，反复了几十下，宋江忙用胳膊碰碰戴宗，戴宗忙问众人：“这白大汉是谁？”有认得的人说：“他就是本处卖鱼头儿，叫张顺。”宋江一听，猛然醒悟：“莫不是绰号浪里白条的张顺？”众人说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宋江对戴宗说：“你快喊他，就说我有他哥哥张横带来的家书在此。”戴宗听了，忙向江中高喊：“张二哥不要动手，如今有你兄弟张横的家书带来。这黑大汉是俺们兄弟，你且饶了他，上岸来说话。”

张顺在江里见是戴宗叫他，便放了李逵，赶到岸边，爬